

水心先生文集

六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十九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太府少卿福建運判直寶謨閣李公墓誌銘
故參知政事吳興李公以誠信質直事孝宗時天子
念討虜報仇功緒未驗晝夜耿耿他執政多迎前趨
和退即覆却異辭上固不快獨公謂機會難猝致本
根當牢持諸所興爲不宜以空意忤敵公私懇切始
末至到上感公忠實久而順聽然後大言迎附者稍
復衰息風俗浸向淳厚而自淳熙接內禪二十餘年
天下安樂無事中外謳歌至今由公發之也兩預政
終不取相位退歸僧榻食纔數溢米蕭然未日風操
絕俗遠甚三子伯尚書季侍郎中子官差不遂猶至

卿少皆有業尚名稱著於世而諸孫材賢矣嗚呼教以約而類者衆受以薄而與之豐天非偏厚李氏蓋亦其理然也余不及從參政後而與三子躡履迹於朝會少卿之孤仁本以銘墓來請因竊用常所論叙者爲書首少卿諱浹字蕪善有夙成之度少游太學諸生畏其能授承務郎監淮西惠民局復鎖廳試禮部詞致瓌特有司異之曰執政子也嫌弗敢上親友交唁公公嘆曰吾既仕矣學有大於此者科目何爲自是不復求試盡取諸書徧讀其興壞因革一代之制別自成編而尤好左氏爲作廣誨蒙曰衆寶所藏也儼而有之在我矣歷幹辦軍器所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在十年外喜曰積是歲月足以寧吾親矣期至

猶不忍行叅政曰不然今二孫已長家問旦莫及而爾兄弟結綬京師吾意其少慰公謝勉出監六部門軍器監主簿太府丞大宗正丞再知嚴州不行初公在軍器監言造會子者二百人放作則散處于外稍久則兌賣名役恣其自便誨其爲姦宜置營區聚老而後代死而後收及外府又言四弊戮僞造一也立營房二也戮綱出峽重其防禁無使售易三也暫止印造或出內庫錢收換椿管以救低折之害四也於時會子法未敝而公之策如此改知徽州尋提舉浙東常平會稽督零稅急械繫滿府縣值公攝帥盡釋之士民歌呼义手至額曰真李叅政兒也以兵部郎召樞密都承旨蘇師旦倚權利傾天下士公獨不往

師旦病之或曰可餌而致也遷樞密院檢詳文字公
固不往晨入局會揖而已師旦怒愬於專國者徙將
作監既而自爲節度使賀客成市公又不往專國者
奇之曰是負氣有守可尚已遷太府少卿公建言治
世黜虛而務實令挾虛競僞者醢成比伐之議遷事
既壞矣尚多夸詡以俟朝聽詆虜則以強爲弱以銳
爲怯譽已則以無爲有以少爲多上玩下怠施置莽
鹵恐禍不可測願親札邊臣毋得以不根無實之語
輕輒來上他日白事宰相又面諭之於是專國者亦
怒公因力請外除直寶謨閣福建運判在職二年孳
孳爲民蘇謙者建之兇豪兵興席隅官勢以殺人取
賕賂屢移獄矣言路有爲道地者使刑部諭公以建

儲赦貸之公曰隅官監臨也受財枉法也庸可赦乎
不許刑部吏朱書符端曰臺諫意也勿誤公大駭亟
具奏爲吏借臺諫以令者舉朝壯其爲竟授謙嶺外
而召公還然卒排竿誣譫寢其命公殊自喜別墅有
寒泉脩竹留居之以嘉定二年十一月二日卒年五
十八三年九月十一日葬餘杭縣茅山夫人施氏潘
氏贈宜人四子曰仁本通直郎新知南陵縣曰仁方
承事郎前知仁和縣曰仁表迪功郎新海鹽主簿曰
仁元通仕郎五女迪功郎前烏程主簿張端節從政
郎新嘉興府司法余察迪功郎吉州龍泉主簿張恢
承務郎監江東總領所藥局蔣杞爲其壻孫曰熙曰
勲公文出新意作生語緻密簡雅無刻露之態四

六絕去數十百年。体裁切對順偶。有若自然。圓行方止。不拘定質。詩騷尤清婉。其餘弄筆率就。皆有義趣。讀者雖貴珍。莫能定其價。而公亦深自積藏。雖子弟不覲也。遠齋公燕居之齋也。故公自記之。其言曰。心遠物也。利害得喪。欲惡若一塵之起。其前遠者。隔焉。心蓋近物爾。吾懼其然也。揮斥剔抉。使夫塵者不立。而吾之遠者。日充充。而至於無所終極。方寸之微。而有不可勝用矣。嗟。夫人常求所以悅。是心者。未嘗知所以病。是心者。方將與利害得喪。欲惡角立而並行。且竭力以奉之。不暇焉。有以是爲塵。而隔吾遠哉。又烏有揮斥剔抉。使是塵之不立。而充吾遠也。然則公能求所以病。是心者。而治之矣。其能難進其能易退。其

立德深其去茲果仰能承其先脩能訓其後非偶然
致者文字之工不足爲公道也銘曰彼門地者發
身之秘彼詞華者得名之小賢哉兼善清明自躬養
心有本聚學有宗其在本朝傑出特立其在四方護
善鉏惡豈不富貴視若一塵我爲悚然思見其人若
溪千里湛其止止我不見兮庶幾在此

中奉大夫太常少卿直祕閣致仕薛公墓誌銘
初公由少奉常領祠官至再焉未七十屢自請以直
祕閣致仕家有司馬文正公真率約接舊事率年及
六十者行之余亦預往公園池不多而花草疎闊游
止自在樓甚低小而江山隱約可識書畫精麤雜而
觀者各有取惟靈壁石舊物也相與考擊爲樂如是

歲一徧不幸客衰殘多病相繼死數人諸公悲痛自
爲集錫麻帶經而哭吊者避席曰真率翁來矣余因
戲謂是率者率八於死而非以難夫老也既而公亦
病真率竟廢嘉定五年正月二日公卒年七十四十
二月壬午葬清涼山嗟夫豈天於閑退之樂不輕與
而昔之壽考強力特偶然聚而非可齊耶公諱紹字
承之其先自河東徙閩長溪有令之者仕唐至右補
闕人以其廉號其居廉村廉村之後爲永嘉人薛氏
大於永嘉三百年矣公魁重凝特造次不以詞色自
達而誠意內充與之游久者皆厭然心服登乾道二
年進士第授台州推官州用急釀者滿城幾無權矣
陳守巖肖憂不知所出公曰易耳命徹舊帘有自門

堂來言薛推官新酒美而賤相傳徧一郡飲於家者
悉從官市衆壚束手推轂十倍更事向守約向老吏
檢御有繩尺尤器公以爲能繼已余從公游前後口
約數十不置知公有得於約也監車轅院知鄱陽縣
訟日千數令故不訾省爭氣佛鬱簪筆走諸司公曰
息爭莫如理訟至常夜丙鬚髮爲白太守所遣卒詔
於庭公囚之守怒罷民挽公流涕曰知州豈重一兵
輕百姓耶知宜春縣前知縣有柯長卿邑人紀之故
稱前柯後薛云通判無爲軍攝和州積寬剩糴米餘
十萬紹熙五年歲饑賴以無死知真州提舉浙西常
平茶鹽就遷提刑有竊富人婢以逃其家謂主殺吾
女州縣以成獄至公却之曰安有殺人而無驗者未

幾婢果自詣除戶部郎淮東總領遷太府少卿且滿
難其代復留年餘召爲太常少卿淮東用鹽餉軍務
場越賣無浩率以鈔當錢冒賞至公常賣實錢三年
間增多三百二十萬貫執政駭異莫知用何術謝丞
相從容問公公具以實言丞相歎咨良久指其榻曰
此公坐處也而深甫叨之過矣公既謝所引而於韓
太師佐曹未有納也異日從陵下歸韓曰陵樹比前
殊蒼蒼耶公答陵廟至重非被使何敢覘樹有盛衰
不可考然頃見吏云補種若干今青活若干矣韓悒
然止忽又言少卿來幾何時亦何欲公但喏喏退亟
辭於謝遂行嗚呼公不自結於韓而自必於去其中
蓋有所守世固未察也又公乞謝事時錢丞相素厚公

留公許用公公卒不改以就其執信如此人亦未知也秩累中奉大夫夫人洪氏封令人先公卒子曰師巖南劍州司理曰龜從湖州司法曰岷武當軍推官曰師武監隆興府稅務曰師曆早卒龜從及己未第而岷國子監所解進士也長女爲道士曰監省君上界門林士尹曰建康府錄事叅軍黃時憲壻也初公在真州有倡單流涕言其祖仕先朝爲諫臣長落至此無面見日月公物其世出詰其弟昆皆是亦流涕饒與錢洪令人捐簪珥稠襦擇士人嫁之銘曰薛氏之塋清涼之麓千尺飛流百尋老木有美一人薜裳菊冠自種小草即山而盤山既深幽草亦茂好人兮不留意銘是考

國子監主簿周公墓誌銘

臨海周子及名洎曾祖光恭城縣丞祖公舉父國賓
子及少以文自名第乾道丙戌進士授新昌縣尉辟
淮西總領所酒官淳熙戊戌中博學宏詞差江東憲
司幹官除太學正初王朴起吏胥預密議嗜利者因
緣請祝希薦進聲連勢合附和傾朝廷所主用其人
已敗猶莫敢詰子及見上具論其姦累數千里言曰
中書舍人爲朴子行詞職爾猶借王命納諂於朴使
天下傳笑而不知媿則其他公卿可以類推陛下欲
開言路進人材修政事今小人在側回護蔽隔雖不
拒諫而常玩諫願明示斥去且陛下盛德豈以斯人
負謗上問小人誰也既知爲朴則大寤曰朕始於卿聞

此時賀會慶節故事虜使在不下除目忽中批王朴
在外宮觀群臣驚愕子友指攻扑最急因縱放他事
不以紀序亦累數千言曰余宗子恩科數雖裁損此
何足以救官冗耶宜自禁掖始次宰執侍從可也軍
士食錢主兵官銷刻幾盡矣餓而思亂得無以唐奉
天事為戒內藏諸庫儲積豐衍今流離滿道若量出
賑救此亦民財也近奏對尤謬妄者至今幸執臺諫
子弟食祠廟祿而理考任陛下亦遽從之彼梁肉雅
兒豈過為地哉本置要官事有當否使之豫言人有
邪正使之先辨所以防未形之患哉將肆之姦也如
害已流溢而後言從之則何及矣陛下幸擇其人諭
以嚴詔自今施設未當任用非人皆湏先事而陳無

或有諱至於附下罔上緘默不言後已著明必罰毋
赦蓋亦為抃也語既出聞者皆震恐失色大臣貴近
惡侵已太甚側目視之子及不自安求外補俄以憂
去除國子監主簿於是虜再通和二十年矣日復
還遼左聘使不至中外罔測徒竊議而未有言者子
及建言近日中黑氣陽明耗昏當春祁寒零雪彌月
天象示戒甚矣陛下宜修德警備因列八事曰選將
帥擇軍士遣間諜議城守脩戰艦儲糧食節財用委
謀臣復累数千言纖悉指畫如目見無遺上駭異事
事折難且曰朕密設備豫卿豈知之子及對曰設之
秘密臣不敢知備之有無衆所見也今陛下謂已有
備小臣以為未有二者之間願陛下留意上歎曰朕

比見卿更過曩日明日諭樞密使周某知邊事甚詳
今士大夫不如也尋召試館職既擇曰暴得疾不起
淳熙十二年五月二十九日也三子樸栢棫奉其喪
葬于雲溪夫人王氏經史通習能文工詩敬子及之
孝友奉命惟恐不至故其父母兄弟無間言先子及
卒母夫人痛惜曰吾婦賢誰當繼者惟其兄弟為可
且臨川名家也故復室王氏女二人適朱渭老趙師
由皆太學進士樸後名成子以上舍奏名教授澧州
學按五日一輪對本朝盛典也監主簿學正皆末
僚亦同五品以上奏事所以廣延英豪通下情也士
或不脫草野避忌踈略此淺陋之罪也至子及不然
宏詞人世號選定兩制其初為職事官養歲月熟儀

度而已議論激取決於一對非其責也然子及不顧
禍福不計合否輒透盡底裏疾如湧泉驟如發機豈
冒妄抵突至此哉蓋忠義憂國之所積爾余常怪馬
周徒步開說是時唐業已定欲增廣大安無幸九成
不封功臣及省營造教諸王擇守令下至襲襲鼓代
傳呼皆常行見事非老謀沉策也然太宗託寄心腹
遂與房杜王魏等獨未見子及之言耶其驚世絕俗
何止一馬周也方王抃勢重而丞相御史相與依憑
不謂太學正力能去之然則孝宗之聖過太宗遠矣
余固哀子及前遭父憂後死旬朔間不得究馬周萬
一之用也豈不為異代君臣之遇合者重惜哉子及
又有論地震疏萬餘言屬病革不果上觀其直遂歷